

晉

書

料

注

晉書謝注卷五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彪 字

江統字應元

案書鈔六十七引王隱晉書作江統字元世疑唐人避世字改為應元與地紀勝十

則又作

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

御覽三百八十五江氏家傳曰江蕤

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擣蒲數以為游祖母費為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身不以為戲又八百六十三江氏家傳曰蕤年七歲葬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為孝何肉食蕤瞿然斂容遂不食元和姓纂一日後漢有太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

常棘德德十代孫蕤

安太守

御覽三百六十二江祚別傳曰祚爲南

統靜默

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

御覽四百九十六引文士

傳巖然稀言作巖然希言

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

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  
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  
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  
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  
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  
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

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  
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  
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  
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  
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  
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  
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  
牧夷狄也御覽七百九十四引西鑑作戎論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  
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  
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  
己用故申綰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  
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鄭  
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  
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  
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  
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  
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  
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

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  
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  
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  
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後漢書西羌傳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與此異而與華  
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  
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  
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  
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  
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

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怩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曷鹵鄭國白渠灌浸相  
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  
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  
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  
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  
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  
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故能爲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胡北地新平安



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  
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  
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  
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  
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  
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  
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  
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  
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

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  
望寗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  
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  
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  
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  
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  
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  
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  
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  
誅以至於此乎日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

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  
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  
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  
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  
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  
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  
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  
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  
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  
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

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康  
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  
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  
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  
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  
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  
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  
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  
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慄戎車屢征

慄一作觀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觀當作

惟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

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彌字衍於扶羅卽劉元梅之祖也

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

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

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

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

穀遠

通鑑晉紀注曰穀遠漢屬上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晉地記云穀

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

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

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

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

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

時戶落百數

案魏志母丘儉傳作諸所誅納八千餘口事在正始六年三少帝紀作七年東夷傳

作五年以母丘儉九都紀功刻石殘字證之正作六年五月也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

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

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

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愛不在寡而在不安以

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

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

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

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

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

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

御覽二百四十六文士傳曰江統召補洗馬每有疑難大事章

表奏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

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

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

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

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

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

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



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  
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  
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  
聰明之資勸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  
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  
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  
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  
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  
令接盡御覽四百五十三引王隱晉書作引壅否之情  
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益多聞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

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日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簞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

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  
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  
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  
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  
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  
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  
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  
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  
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  
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

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  
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  
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  
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  
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  
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  
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  
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  
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  
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

葵菜藍子雞麪之屬

御覽入百六十七引江氏傳雞麪作醯麪

虧敗國體貶

損令問其五日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

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

御覽七百三十五江氏家傳曰江統諫愍懷太子曰臣聞

土者民之主用播殖築室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禁忌犯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言佛書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時方面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繕治壇垣動移屋瓦臣等以爲此違典義不可爲永制案本傳未載全且以拘擥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

文故附注之

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買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珍說買

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

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

洛陽令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

世所重後爲博士書鈔六十七王隱晉書曰以學義著名爲國子博士尚書郎參

大司馬齊王囧軍事囧騎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

廷尉正書鈔五十五王隱晉書曰爲廷尉正作正刑論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

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

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

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

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

者不

書鈔七十三引江氏家傳作貴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

統舉高平郝鑒為賢

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書鈔

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江氏家傳作濟北程宏叔為方正皆於時選為九案本傳上文郝鑒阮脩書鈔御覽引家傳作郝道微阮宣

子則宏叔當為程收之字尋遷黃門侍郎

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

為黃門郎作朝會儀制字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

奔于成阜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

隋志云梁有散騎常

侍江統集十卷錄一卷亡唐志仍二子彪惇

著錄尤袤遂初堂書目尚有此書

彪字思立

世說方正篇注徐廣晉紀曰江彪博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書鈔六十引裴松之晉

紀誤作江彪字思元隋志誤作江彬唐志又誤作江霖

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

溫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空郝鑒掾除長山令

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  
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

將于瓚作難彪討平之

晉書校文三曰作難者爲于瓚  
戴羲等彪與朱熹袁真諸人共

平之事具翼傳今以作難專屬於瓚平亂專歸之彪未  
盡事實案類聚七十四引庾翼集有于瓚陳節戲事通  
典七十八引于瓚冬夏

至寢鼓兵議當卽其人

除

尙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

侍中吏部尙書

書鈔六十裴松之晉紀曰三  
爲選官少有私薦素稱之也

永和

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

之爲尙書僕射哀帝卽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  
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藉田彪並以爲禮  
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



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

案宋書江夷傳曰祖晉護軍將軍南史傳同而皆失其名陳書江總傳曰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之

王父晉護軍將軍彪彪爲彪字之謬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數歷琅邪內史

驃騎諮議世說方正篇注曰盧奴江數小字晉安帝紀

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議父彪僕射數歷

數卽湘州江夷之父也案祖統改作祖正蓋梁時避諱

凡統字皆作正識鑒篇注引車頻奏數子恆元熙中爲

書徐正卽載記之徐統此可證也

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尚書宋書江夷傳曰夷字茂遠高

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入爲侍中大司馬高祖受

命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丹陽尹湘州刺史子湛江

湛傳曰湛字微調吏部同書南史江夷傳曰湛子恁恕

恁孫法壽恁著作佐郎恁子敦字叔文晉安王師敦子

禧雲祿禧字彥標光祿大夫禧子紉字含絜紉子總字

總持上開府總子崧秦王文學曇字彥德太子詹事祿

字彥退唐侯相夷弟子智深宋贈父僧安太子中庶子  
智深南東海太守智深子筠宋贈太子洗馬智深兄  
子彥北中郎長  
史蘇東

惇字思俊

釋文序錄云江惇毛詩音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徵士案俊與俊形近致譌統傳云陳留

圉人而孫晷傳云濟陽江惇釋文又云河內人攷地理志陳留國無圉縣而有濟陽縣蓋圉縣省入陳留史猶書其舊望耳陸氏作河內恐不足信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立並

綜

世說賞譽篇下注徐廣晉紀曰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

每以為君子立

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

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

讀書勝錄曰攷證从宋本改為羽林

將軍案征西官屬不得有羽林將軍之名南史齊豫章文獻王疑傳開館立學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

人勸學從事二人蓋沿晉宋舊制儒林參軍職主文學不當改為羽林將軍也宋本亦誤徵拜博士

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

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

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

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眾 洵 纂 纂子統 統弟綽 周家祿校勘記曰楚三子無傳目宜刪當云

孫統統

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

魏志本傳曰資

封中都侯薨諡貞侯注資別傳曰資字彥龍晉書校文三日攷魏志劉放傳資終於侍中不得但云驛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

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

吳文帝紀作徐劭孫或吳志三嗣主傳作徐紹孫或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徐劭孫

郁案紹當作劭郁卽或字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

案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亦云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與此傳同惟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曰蓋見機皓書蓋同時遣劭等資文王與石苞二書也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

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

滅文選李注補正曰注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驂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卽位

晉侯圖曹金云晉文公之舉曹未嘗滅也曹伯陽背晉于宋宋伐之晉人不救宋滅曹此小不事大無禮取滅之事似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應兼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厯數將終桓靈失德災孽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宦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請武游盤不供職

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

文選海作流酬作曉

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

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輾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

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

眾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

文選降作隆文選考異日晉書誤作降

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

文選先祖

作先主類聚二十

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

五引荆楚作荆州

巴岷類聚二十五引遂因山陵積石之固

類聚二十五引因作依山

作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陵威奮伐采入其阻

類聚二十五引陵威作威稜采作深

并敵一向奪

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

類聚二十五引奪作奮江由作江界

曜兵

劒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

類聚二十五引六千作五千領

郡作裂郡

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

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

之表

類聚二十五引作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

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

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自

以爲疆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

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

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

簡習水戰

類聚二十五引此句下有伐樹北山則樓船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二語

萬艘千里相望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

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

相眷眷未便電發者

文選主相作主上

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



所尙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  
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勢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  
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  
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  
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  
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  
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  
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  
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

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  
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  
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  
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  
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書鈔六十九世語曰孫  
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  
檄苞曰天子命我也人孫世山共誡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  
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  
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  
敬自楚始也類聚四十七王隱晉書曰舊參軍於都督  
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

裏參軍有敬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  
白楚始也

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  
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  
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  
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  
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  
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  
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  
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  
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

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

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闢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

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太

康三年卒魏志孫資傳注晉陽秋曰楚位至討虜護軍

勘記曰太康武帝年號惠帝初始為馮翊太守不應卒

年反在太康按惠帝紀有元康永康永康無三年當作

元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

人品狀至楚魏志孫資傳注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

狀案世說言語篇注引作訪問宏為濟曰此人非卿所

鄉里品狀似誤以楚事為其父宏矣能目魏志孫資傳注引晉陽秋曰作名世說吾自為之

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英特

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

漱石枕流

御覽五十一引王隱晉書作枕流漱石

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

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世說排調

篇注御覽五十一引王隱晉書厲作礪

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

服作詩

世說文學篇注曰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日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

制有敘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拙

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

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眾洵纂眾及洵俱未

仕而早終

案孫盛傳云父洵潁川太守魏志孫資傳注引晉陽秋亦云楚子洵潁川太守此言未仕

失攷洵爲洵之譌

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

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

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

不留心碎務世說任誕篇注引中興書作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

靡不窮究世說任誕篇曰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注引中興書

名山作名阜窮究作歷覽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

廷尉世說品藻篇注曰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

庶子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隋志道家類有孫登老子道德

經二卷音一卷唐志同釋文敘錄作集注凡兩引之初

學記二十三亦引之郡齋讀書志曰成君相集三十家

注老子有孫登羊祜二家仕至尙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

居于會稽

元和姓纂六日漢大司農許據生允魏中領

說言語篇注續晉陽秋日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

軍允立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

辟不就蚤卒又賞譽篇下日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

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

有才情書鈔一百三十七王隱晉書日許詢從會稽出

都泊淮渚劉真長為丹陽尹數往舡造之御覽六百五

十八建康實錄日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為寺家財

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啟奏孝宗寧字記九十六日許君

里在清風坊即晉徵君許詢之故宅也又日蕭山潘泉

出焉晉許詢嘗登此山憑林構室又日許元度岩在蕭

山縣西南八十里孔靈符地志言晉徵士高陽許詢幽

居之所隋志有徵士許詢集三卷注云梁有八卷錄一

卷唐志亦作三卷蔣清胡支遁集跋云詢集今可稽者

黑白麈尾銘二首見書鈔御覽鍾仲偉稱孫綽許詢彌

善恬淡之辭徵士詩一字不傳惜哉案類聚六十九引

許詢竹扇詩八十八引許詢詩非一字不傳也蔣氏失

檢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世說言

語篇注

中興書曰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嘗鄙而語其樂哉輕詆篇注曰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爲龍津則當黥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

自守護鄰人謂之曰

世說言語篇曰孫綽築室吹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恆

自手壅治之高世遠

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

梁曰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

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

詢

世說品藻篇曰孫興公許立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

高情則鄙孫綽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注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



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又文學篇注續晉陽  
秋日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  
尚賦頌皆體則詩駢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  
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  
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立勝之談而世遂貴焉  
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  
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駢  
之體盡矣詢綽洵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  
熙中謝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致弟  
混始改

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

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

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

案榮期名啟范堅子此以字行云卿試

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

世說

篇作恐子之金然每至佳句

世說文學篇注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

石非宮商中聲

道此賦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

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願謂鑿齒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世說排調

篇曰王彪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曄梁曰洮

之汰之砂礫在後案世說作王范二人語與本傳作孫

異者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書鈔六十八孫綽為功

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

威長史勞格校勘記曰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

史轉永嘉太守御覽五百八十九語林曰孫興公作永

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  
太康孫錄作領大著作

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

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  
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  
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  
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  
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  
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  
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  
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勢誠由道喪然中夏蕩  
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

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

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世說輕詆篇注引孫綽表此句

下有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二語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  
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  
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上虛函夏蕭條  
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  
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上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  
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  
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

不經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  
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  
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  
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  
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踈於空荒之地  
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  
貧者無一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  
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  
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  
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

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

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  
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  
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  
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  
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  
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  
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  
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  
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

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

世說輕詆篇作桓見表心服而

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

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

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

文選遊天台山賦注

御覽二百三十四晉中興書曰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

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類聚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引孫綽丞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

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葉昌熾語石曰宋書禮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敝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

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述其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此則碑禁尚嚴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

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此一禁斷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此則魏晉兩朝屢申立碑

之禁然大臣長吏人皆私立晉書孫綽傳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可見當時法網雖嚴

未嘗禁絕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



軍早亡

隋志梁有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周家祿校勘記謂子某脫名蓋以

爲子某嗣者嗣其爵也然隋志既有孫嗣集官階亦同則此嗣字乃其名周氏偶誤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冠  
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  
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右竭誠獻替  
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  
體英綯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  
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沈廢諒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

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  
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  
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彪統昆  
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

晉書輯注卷五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尙

羅憲字令則

晉書校文三曰襄陽耆舊傳作獻以字令則推之當從此傳作憲嚴鐵橋全晉文目

錄改從獻似失之

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

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

事亦見性方亮文立傳

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  
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

憲獨介然皓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

巴東

勞格校勘記曰襄陽記作右大將軍是也

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

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

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

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

晉書校文三曰吳志孫休傳作盛曼此憲字係曼之譌案御覽四百十七引襄陽耆舊傳云吳聞蜀敗遂起兵襲巴東遣盛曼等水陸到曼與曼字形亦外託救援內相近未知曼孰誤然可證明非憲也

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

吾寧當爲降虜乎

御覽四百十七引襄陽耆舊傳作今本朝傾覆吳爲同盟不恤我難而邀

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眾心

乃歸順於是繕

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

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

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

吳志三嗣主傳曰永安七年二月陸抗步協留平盛率眾圍蜀

巴東守將羅憲七月魏使將軍胡烈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晉書校文三曰以孫休傳及襄陽記攷之憲被圍不過六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柯北奔

月經年二字誤

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存急

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

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

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

吹又賜山立玉佩劔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

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三國志注引襄陽記曰晉王拜憲陵江

將軍封萬年亭侯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此傳云追封者誤也

諡曰烈初憲侍譙華

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

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

華陽國志十二日常武忌字茂通勳從弟也

帝並召而任之子襲厯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

至廣漢太守

勞格校勘記曰襄陽記追贈廣漢太守

兄子尙

尙字敬之一名仲

華陽國志八曰尙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

父式牂柯太守

尙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尙及劉喬

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

案當從惠帝紀李特載記作涼

州華陽國志

入曰厯尙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

臨州之縣也御覽六百五十襄陽耆舊記曰羅尙為

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怒欲按入重罪事連  
尚於是尚爲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案傳不言爲丞郎  
太守及趙厥反于蜀尚表曰厥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  
聽其敗耳華陽國志人作厥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乃

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

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御覽四百九十二襄陽耆舊記曰羅尚貪而不斷付

任失所故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共尚之

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

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

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厥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以李特載記攷之尚無退保江陽之事案華陽國志八曰永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



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復驤妻咎子壽兄弟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樊道永嘉四年七月尚薨於巴郡據常璩所言尚退保江陽後又移屯巴郡確有年月可徵第載記脫略之耳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

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

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李特載記作任明蜀錄作任歡子謂當以歡爲本名晉人避元帝諱易之銳取同音明取同義也案華

陽國志入因出密宣告于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亦作任歡

特傳首洛陽華陽國志入曰永嘉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

子宇以佩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案李特傳首洛陽在太安二年至永嘉二年已五六年其時京師擾

亂道路多阻故久之始錄其功惟本傳皆關略不載特子雄僭號都于郾城尚遣

將軍陳伯攻之不剋俄而尙卒雄遂據有蜀土華陽國志入曰永嘉四年七月尙薨於巴郡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惠帝紀雄自鄆城攻尙尙委城而退李雄載記亦云尙留牙門羅特固守尙委城夜遁蓋尙之棄城都有李雄嗣立之後可證前此未嘗退保江陽也案尙退保江陽本傳與華陽志相合錢氏僅從載記未免失攷

### 滕脩

滕脩案吳志三嗣主傳作滕循呂岱傳注引王隱交廣記作滕脩禪國山碑亦作滕循脩與循字形相近易謫如後漢書袁紹傳吳循魏志袁紹傳作吳脩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蜀志張嶷傳皆有郭脩而費禕傳作郭循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皆是

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

御覽一百八十五郡國志曰廣

州吳孫皓時以滕脩爲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

羊爲瑞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象又作五穀囊隨象懸之云水經浪水注曰廣州記稱吳平晉滕脩爲刺史脩鄉人語脩鯁鯁長一赤脩責以爲虛其人乃至東海取鯁鯁長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謝厚爲遣案本傳於孫皓降後稱脩爲廣州牧如故不徵爲執金言復爲刺史蓋裴淵仍以吳時官名稱之也

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吳志三嗣主傳曰天紀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皓以脩宿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

吳志三嗣主傳曰以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

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

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  
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  
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  
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  
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  
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  
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輓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  
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  
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  
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

勞格校勘記曰夏陽本紀作陽夏並法苑珠林嚴編

編纂威引冥祥記作普又云普子舍  
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與紀傳又異  
邑千六百戶授平

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舍弟  
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  
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  
御覽五百五十五

四王隱晉書曰少有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  
智勇門寒無仕進路  
四百二十干寶晉紀曰宣王討王凌發令狐遇  
豕暴屍兖州勞格校勘記曰據魏志王凌傳愚死於嘉  
平元年以謀立楚王彪發  
豕剖棺暴尸非伏誅也  
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

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

州以爲美談

魏志王陵傳注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

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亦云舉州皆慙署武猛從事泰

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

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  
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  
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  
公卿僉曰六軍旣眾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  
募以亂常兵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  
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御覽三百四十八引  
晉陽秋作隆募限腰  
引四十六鈞弓限四鈞已上  
隆捶擗懸弓弩擗側閱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  
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  
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

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案水經注釋引全氏說此

溫水為媿園水之省文而又譌為溫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亦以此為媿園水虜樹機能等以

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御覽三百五十五王

隱晉書曰惡虜窟局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通鑑晉紀

樹機能等斷道圍隆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御覽三百五十五引

王隱晉書作地廣則鹿角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

車營並進狹則木屋施輪御覽三百一三百五十五引王

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隱晉書作智謀縱橫出其不意

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御覽

三百五十五引王隱晉書作隆兵著牛皮鎧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

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



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寰宇記一百五十二日金呂城晉將馬隆所築依于金呂山築之城因山以立名其

山有鳥形似雀見人卽以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

嘴啄石自圖其形以示人

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

要信乃從珖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  
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  
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  
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眾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  
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  
校尉積十餘年威信震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  
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  
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  
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

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御覽二百八十六王隱晉書曰馬陸子咸爲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官軍司馬王瑚率眾討咸咸軍牢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放令伺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卽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御覽一百二十四引誤

作王胡

###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遵以奮性開朗有籌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

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

接待還爲校尉

書鈔六十一御覽二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

任內參九列不宜同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  
晉書校

之常例勿使入直太康九年帝紀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是奮後  
曾進爵為侯本傳失載案本傳夏陽當為陽夏之誤

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

御覽二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詔曰議

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外內涉練戎事威

略之聲著於方外其以奮為冠軍將軍將軍案本傳不言為

議郎及冠軍將軍將軍從略武帝紀劉猛之叛正在七年次

年春監軍何嶺討劉猛與此作驍頓軍硯北  
案硯疑為

驍路蕃互異蓋皆同時出征者

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

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御覽二百三十九引

吳以胡奮為平南將軍水經江水注曰地理志曰夏水

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注云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

史胡奮碑案王隱書平南當為征南之譌據鄺注奮為

荊州刺史蓋假節都督荊州軍事必兼刺史也本傳諸

軍事下脫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此四字

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

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舊女選入

爲貴人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奮資唯有一子爲南陽

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

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

甚見寵待遷左僕射

僕射勞格校勘記曰左當作右驄左侯驄元和姓纂三  
日左僕射胡喬石季龍入關與梁皇甫韋杜牛羊皆以

華胄不在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

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厯觀前代與

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

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

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

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

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魏志鍾會傳注引晉諸公

贊作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

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

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立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次烈字立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立

疑并州刺史案奮字立威岐字立疑則烈當字立武傳作武立偶誤倒耳疑不見史傳爲將伐蜀

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

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胡烈見名淵字世元小字鶴

鳴時年十八既殺曾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  
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  
賊克淵乃烈為秦州刺史御覽四百六十五襄陽耆舊  
歸降伏法百姓歌曰美哉明后萬哲惟疑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文  
武播暢威振遐域案烈為襄陽太守當在秦州刺史之  
前傳文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堤周家祿校勘記為虜  
從略所圍無援遇害

###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御覽二百五十  
八陶氏家傳曰基字叔先為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  
義男女互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教以婚姻之道  
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璜仕吳歷顯位孫  
設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不悅之  
皓時交阯太守孫諸貪暴華陽國志四作孫靖為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

吳志三嗣主傳曰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趾調孔雀

大豬注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

吏呂興殺諸及荀以郡內附

華陽國志四曰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

孫靖內附魏

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爲其功曹李

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

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

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

業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

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

都督瑱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瑱敗退保合浦亡



其二將華陽國志四曰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  
建寧董元毛見孟幹孟通樊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  
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  
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  
遣健為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  
軍封吳侯瞻難難吳驥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領  
軍三攻稷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  
毛見董元等攻合浦戰於合浦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  
表見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  
素代之數攻交州諸軍吳志三嗣主傳注華陽國志曰  
吳建寧人案本傳於遣毛見諸人之前已云谷死華陽  
志則敘谷死於其後本傳下文璜從海道徑至交趾之  
下云大破元等而華陽志云元病亡乃在陶璜帥二十  
萬軍伐交趾之前敘事先後均有歧異王業作王素劉  
俊作劉峻皆以形近致謬曩能則為曩熊之脫誤又案  
御覽入百六十一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  
陶璜立郡本傳不言為九真太守史文闕略  
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

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尙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珣璜遂陷交阯。

華陽國志四曰：秦始七年春，吳王孫

皓遣大都督薛珣、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與魏將扶嚴、惡夷合十萬伐交阯。璜遣吳及將軍建寧、孟岳等

禦之戰於封溪眾寡不敵吳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  
 城自守破敗之後眾才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  
 餘口陶璜固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交趾人廣野將軍  
 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案本傳於陷  
 交趾之後方云吳用璜為交州刺史華陽志於伐交趾  
 之前已作交州刺史陶璜似誤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八  
 日武平郡本扶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御覽三百七十  
 嚴夷城地也  
 日刺史陶璜晝卧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璜有謀策周  
 授之以爪櫛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

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

也脩從之果破賊吳志三嗣主傳曰建衡三年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初霍弋之

遣稷晃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作若過百日而

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

守諸將並諫璜曰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諸將作吳人霍弋已死不

能救稷等必矣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作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日

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作可

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內訓百姓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百姓作吾

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

之華陽國志四曰雖班糧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脩則既爲毛

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讐璜不許吳

密謀襲璜事覺收吳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

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

汝父何死狗也

華陽國志四曰則子允隨陶璜璜以吳壯勇欲赦之而允必欲求殺吳吳亦不

屈於璜璜怒乃裸身囚結面縛呵曰晉兵賊吳亦烈聲

呵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

腹候結復三關駐情難吳罵不斷曰向欲斬汝孫皓汝

父何死狗也吳人斬之案本傳上文云稷等糧盡救兵

不至乃納之是降於吳也故華陽國志言將軍王約反

降吳人得入城稷吳既降脩則之子允欲復父讐乃割

割吳之腹心既又斬之迨送璜等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

事前後甚明裴注謂華陽國志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殆未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

深攷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

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

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

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為皓所殺華陽國志四曰得稷等皆囚之即斬稷長史張

登將軍孟通及吳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  
傳稷秣陵故皓稷及孟幹暴熊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  
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歿或說皓首秣陵棄其屍喪於海  
幹熊松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免幹等可以勸邊將  
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節用尋虜  
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既路死幹等恐北路轉  
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幹陳伐  
馬弓工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熊爲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  
交州刺史毛吳爲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  
州吳及松能子並關內侯華陽國志四曰初晉武帝以  
稷爲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  
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  
熊後嗣侯焉又曰詔吳子襲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華陽國志四曰功曹李祚  
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  
民保郡爲晉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

荅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  
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  
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厯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  
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  
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  
晉手書遣璜息融敕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  
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  
平普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  
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  
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

連接扶南種類很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  
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危駑昔爲故國所採  
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  
尙有通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  
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  
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  
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  
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  
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  
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



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  
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  
獨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  
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  
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  
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御覽  
入百三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  
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  
好珠吞之而出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  
者輸一巖者獨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  
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

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  
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  
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  
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  
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  
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  
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  
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隋志曰梁有散騎常侍陶濬集  
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  
散騎常侍蓋入晉後  
所除官傳從略也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  
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

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

御覽二百四十八陶氏家傳曰王導以君江東雋望請爲

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恆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眾僚爲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 吾彥

吾彥字士則

書鈔五十四引臧榮緒晉書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王隱晉書均作吳彥案吳當爲吾

之誤王溶傳亦誤作吳彥

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羣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王隱晉書作膂力如虎仕吳

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琬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

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  
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  
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眾服其勇  
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乃悉請當爲將者入  
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  
惟彥獨坐舉几禦之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  
狂人乃退眾服其勇  
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吳志三  
注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  
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  
渡江皓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  
弗從  
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眾攻之不能剋  
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

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  
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  
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  
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  
亡國彥曰天祿永終厯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  
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  
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  
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  
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  
身率下威刑嚴肅眾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

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荅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

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  
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書鈔五十四載  
榮緒晉書曰徵  
拜爲秋卿晉書校文三日據陶璜傳  
彥實卒於交州刺史任非大長秋

###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  
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  
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羌反叛  
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  
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  
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

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  
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荅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  
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  
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  
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  
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



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  
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眾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  
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  
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  
雄雄遣眾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  
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  
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  
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

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  
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卻鎮漢中時逆賊王如  
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眾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  
邈言使居成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  
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  
取之光又信焉遣邈眾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  
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  
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  
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

率眾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晉書校文  
三日以華  
陽國志攷之此段舉事頗多舛謬志言建興元年五月  
光討王如黨李運王建等殺之建堵楊虎保黃金山光  
進討之虎棄營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光遣子孟  
致討送有勝負光助于楊茂搜亦求救也初楊子難  
以光鞭殺其養子而怒陰謀討光會虎求救入月茂搜  
遣難敵將騎人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光遣與孟  
共討虎與戰難敵從後擊殺孟葦九月光患死刻舡  
常濂敘此事極詳可以證此傳之誤通鑑載此事亦本  
國志而不采光傳當亦因傳文不可信之故時年  
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吳邁吳少辟太

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  
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眾還據魏興  
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  
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  
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眾  
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  
從

###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  
隆被齊王囹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囹圄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  
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  
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太興  
初復與卓攻弼滅之

晉書校文三曰滅弼實陶侃諸人之力歸功卓誘毋乃譽溢其實

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  
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其距之猗  
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  
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  
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肩字伯舒王  
敦使周訪擊杜曾肩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肩餌  
曾使其眾疲而後擊之肩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  
郎南頓王宗反肩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  
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諸史攷異三曰西豫州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宋

書後廢帝紀秦豫元年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

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當作南豫州其已

見於此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脰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立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炅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樵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彌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立  
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

卷五十七